

第二十七種 北涇草堂曲論

第二十八種 京塵劇錄

第二十九種 曲概

第三十種 中州切音譜贅論

第三十一種 曲海一勺

新曲苑

卷之十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續編

北涇草堂曲論

新曲苑第二十七種

清會稽陳棟撰

曲與詩餘相近也。而實遠。明人滯於學識。往往以填詞筆意作之。故雖極意雕飾。而錦糊燈籠。玉相刀口。終不免天池生所譏。間有矯枉之士。去繁就簡。則又滿紙打油。與街談巷語無異。夫曲者曲而有直體。本色語不可離趣。矜麗語不可入深。元人以曲爲曲。明人以詞爲曲。國初介于詞曲之間。近人並有以賦爲曲者。賞音可觀。定不河漢余言。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特溟滓已穿。頗類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斂才就範。風格道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藤音

以曲爲曲
與以詞爲
曲

明代諸傳
奇

律間亦未諧。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間。千古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餘若浣紗之瀟灑。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義俠之古樸。西樓之蘊藉。玉合之整鍊。龍膏之奇恣。香囊之謹嚴。紅蕖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鼎革時百子山樵以詞名天下。所編燕子箋。盛行宮禁。品其高下。尚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簫。此外汗牛充棟。自鄙無譏矣。

琵琶西廂
之較

自化工畫工之論出。而西廂琵琶之品始定。然琵琶究不及西廂。實甫香艷豪邁。無所不可。東嘉一作典貴語。便筋努面赤。蓋文章一道。均可以學力勝。惟曲子必須從天分帶來。明嘉隆中。王弇州以詩文爲七子弁冕。而所著鳴鳳記。淺率頽唐。一似全無學識者。何況他人。世之左袒東嘉。不過曰西廂誨淫。琵琶教

作曲詞重
於律

還魂香囊
步武西廂
琵琶

孝。夫既置其文于不論。則固非余所敢知耳。

臨川填詞。多不協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听然笑曰。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自定。今人捧九宮譜繩趨尺步。奏之場上。非不洋洋盈耳。及退而索卷玩誦。未數折。即昏昏思睡。夫人固不可過才。又何可不及才。蹶弛之馬。苟操縱得法。終當百倍駑駘。必也四海賞心。梨園從律。屏山燭樹。雅俗盡歡。茫茫今古。吾見亦罕。

西廂以下。高施齊名。然君美之視東嘉。尚猶江黃之敵荆楚。明人盛稱曇夢。則緯真初下筆時。亦自夢想不到。此正如六朝庾徐長慶元白。一時風尚。徼幸並驅。至步武一說。還魂繼崔。香囊繼蔡。若士後勁有餘。九成中郎。一忠一孝。允足相配。其如詞之不稱何。

詞至西堂。又別具一變相。其運筆之奧而勁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語之艷媚而油油動人也。置之案頭。竟可作一部異書讀。石渠邊幅稍狹。風韻灑如。西園畫中人二種。尤足紹規曩哲。

國初人才蔚出。卽詞曲名家。亦林林焉。指不勝屈。必欲于中求出類拔萃。則高莫若東塘。大莫若稗畦。靡旌摩壘。殊難爲鼎足之人。

笠翁賓白。縱橫變幻。獨步數朝。迄今憐香伴各種傳奇。流行海內。幾于家絃戶誦。其慎鸞交開暢曲曰。可惜元人箇箇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余謂笠翁填詞。實非當行。不知何所恃而自信若此。大抵私智勝。則規模不闊大。巧句多。則筆墨不莊重。以此廟切。笠翁當亦心服。近人刻十種曲。有殿

以盧淳二夢者。吾恐簸之揚之。且不啻糠粃在前矣。江湖內十八本。外十八本。梨園缺一。卽非佳班。其實可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村褻鄙俚。不堪入耳。而父以傳之於子。師以授之於弟。設填新本。付之搬演。苟非有大勢力。彼必委而棄之。曰不可唱。夫詞不可唱者固多。可唱者亦不少。元代佳詞如林。當時卽稱荆劉拜殺。文士之取信梨園。亦有幸有不幸已。

古律載六宮十一調。傳者僅十之七。而般涉大石小石諸調。又祇寥寥數曲。蓋曲學幾于亡矣。余意宮調定格。當如還相爲宮。一宮有一宮之聲韻。一調有一調之節奏。周德清中原音韻所云。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義雖不傳。其意可繹。不然。何以北曲正宮可與中呂並用。又可用般涉調煞。而他宮不能。南

曲有仙呂入雙調。而他無有。今之唱曲者。僅記首三字。爲標目。問以牌名。尚茫然不知。詞家亦幾等宮調。爲贅瘤。世有周郎乎。吾當鑄金事之。

詩餘興而樂府廢。雜劇興而詩餘又廢。絃索之用。愈變愈卑。今雜劇雖廢。有志紹述。古人不遠。尚有門徑可尋。詞家目不見元曲。偶以南詞變北劇。人輒譽之曰宮喬。曰鄭馬。問以孤裝參軍名色。往往目瞪舌撻。不知南北途徑。判然各別。旣名稱仿古。無論賓白詞章。諸大者。卽小小排場。譬如飾古彝鼎。座匣必須雅樸。摹晉唐名畫。著不得一件時用器物。由此以推。思可過半。

太和正音譜及錄鬼譜。載元劇千餘本。陶九成輟耕錄。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而錄中所列名目。半不可

解。今存者自臧晉叔元人百種曲外。寥寥無幾。百種曲雖多點竄。要亦餽羊。蓋雜劇卷帙不多。易于散失。藏書家又以無關經史。置不寶貴。苟非彙而刻之。風霜兵燹。日復一日。必至消滅淨盡。晉叔之爲功詞壇。豈淺鮮哉。

李太尉代汾陽治軍。號令纔出。壁壘一新。詞家具此手筆者。惟青藤改崑崙奴。可云無忝。臧晉叔刪訂四夢。詡詡然自命點金手。無奈識不稱志。才不副筆。將原本佳處。反多淹沒。昔賢不云乎。鶴頸雖長。斷之則死。鳧頸雖短。續之則傷。晉叔沉酣元曲。旣于詞壇不敢染指。乃復有此輕妄之舉。自知之所以難也。若西廂一記。李日華以北賡南。則裂鄭錦以補鶉衣。碎楚玉以飾甕牖。實甫何辜。冤遭此劫。

北涇草堂曲論終

京塵劇錄

新曲苑第二十八種

清楊掌生撰

道光初之
集芳班

道光初年。京師有集芳班。仿乾隆間吳中集秀班之例。非崑曲高手不得與。一時都人士爭先聽觀爲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載竟散。其中固大半四喜部中人。也。近年來部中人又多轉徙入他部。以故吹律不競。然所存多白髮父老。不屑爲新聲以悅人。笙笛三絃拍板。聲中按度。削節韻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納之間。猶是先輩法度。若二簧梆子。靡靡之音。燕蘭小譜所云。臺下好聲雅亂。四喜部無此也。每茶樓度曲。樓上。下列坐者。落落如晨星可數。而西園雅集。酒座徵歌。聽者側耳會心。點頭微笑。以視春臺三慶登場。四座

笑語喧闐。其情況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儕升歌。坐上固無長鬚奴。大腹賈。偶有來入坐者。啜茶一甌。未竟。聞笙笛三絃拍板聲。輒逡巡引去。雖未敢高擬陽春白雪。然即欲自貶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

嘗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盛傳於世。而余獨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為當行作者。後來陳厚甫在珠江按譜填詞。命題皆佳。

余最愛畫蓄一齣。繡鴛一齣。情景亦妙。

而詞曲徒砌金粉。絕少性靈。與不知誰何所撰袖珍本四冊者。同為無足重輕。故歌樓中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散套則有自譜工尺。故旗亭間亦歌之。

秀蓮字花君。揚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後來者曰三秀。三秀者。秀蘭。秀芸。秀蓮也。秀蓮入門最後。而最慧。意態爽闐。言笑

舉止。並皆灑落。無委瑣氣。所般皆小生劇。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摻搨爲禰正平罵阿瞞。伊吾久之。花君從旁竊聽。則已盡得其節拍。揚袍振袂而出。神情態度。參以己意。妙合自然。雖素所習不啻也。有傖父撓之。不令般演而罷。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爲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諱釁弄。悉與漁陽摻搨異。非依樣葫蘆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卽以一夕習之。明日。入戲園。登場般演。耳目一新。觀者方嘖嘖歎新劇之妙。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爲也。

乾隆間。查家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蹟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初訪月明樓。無知者。戊戌夏。雲夢道中。老僕楊升言。月明樓卽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棗林。世俗相

傳。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編為歌謠。演為雜劇。刻為畫圖。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顧鮮有知其地者。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為衣冠揖遜。上壽娛賓之所。清歌妙舞。絲竹迭奏。戲園則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偶然茶話。人海雜遝。諸伶登場。各奏爾能。鉦鼓喧闐。叫好之聲。往往如萬雅競噪矣。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闐。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尚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復始。有條不紊也。

廣州城則

四大徽班
與小班西班

每日梨園會館懸牌
云某日某班在某處

春台。三慶。四喜。和春。為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
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則有價。惟嵩
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
緡。纏頭之采不與焉。戲莊及第宅綵觴宴客皆曰堂會。下此則為小
班。為西班。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堂會則非
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並所不習。近日亦有
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為衆人屬目
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僱僕送茶。諸伶仍不登座周
旋也。

廣州樂部

廣州樂部分為二。曰外江班。本地班。外江班皆外來
妙選。聲色技藝。並皆佳妙。賓筵顧曲。傾耳賞心。錄酒
糾觴。各司其職。舞能垂手。錦每纏頭。本地班但工技

新曲苑
京塵劇錄

二中華書局聚

擊以人爲戲。所演故事。類多不可究詰。言旣無文。事尤不經。又每日爆竹烟火。埃塵漲天。城市比屋。回祿可虞。賢宰官視民如傷。久申厲禁。故僅許赴鄉村般演。鳴金吹角。目眩耳聾。然其服飾豪侈。每登場金翠迷離。如七寶樓臺。令人不可逼視。雖京師歌樓。無其華靡。又其向例。生日皆不任侑酒。其中不少可兒。然望之儼然。如紀渚木雞。令人意興索然。有自崖而返之想。間有強致之使來前者。其師輒以不習禮節爲辭。靳勿遣。故人亦不强召之。召之亦不易致也。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其情形局面。判然迥殊。本地班非無美才。但託根非地。屈抑終身。如夷光不遇范大夫。三薰三沐。教之歌舞。則亦苧羅山下。終老浣紗。雖有東施。並乃無顰可效。不亦惜哉。

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故巡城口號。有中城珠玉錦繡之語。中部尉所治地。或且因緣爲利。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鐵門。有文昌會館。皆爲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內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耍館。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牙小班。又不足則以雜耍補之。

故外城亦多雜耍館。

西城菓子巷內街西舊有戲園。曰太和軒。西草廠胡同有吉陽。

樓皆雜耍館。一年中演戲無幾日。或云朝陽門外另有戲園。非東嶽廟西之芳草園。余不知也。城外

小園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門外曰廣興。宣武門外

曰慶順。東城一。在齊化門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則

門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勝門外。曰德勝。皆徽班所

不到。惟嵩祝偶一莅之。亦但分下包而已。舊時檔子

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內天樂園。今爲小戲